

怎样「阅读」？

周炳桢

报上经常有这样的讨论：在互联网时代，人们阅读文章往往是在智能手机上一略而过，认认真真读书读报的人越来越少了，导致人们的阅读能力日趋下降。

那么，把阅读能力的下降归咎于智能手机是否有道理呢？其实不然。早在2003年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时，有人就做过一项测试：被测试者是高中毕业未升上大学者，他们被要求读一段类似于“守株待兔”的故事，然后说出这故事隐喻着什么？大约13%的人无法答对。对于较复杂的问题，比如对比两家报纸对于同一科学现象作出的不同解释，95%的人都无法做对。

最近有人做过类似的测试，结果证明过去的15年以来高中生的阅读能力并无明显提高。但是，所谓阅读差的人对于纸面上的文字是能够正确发音念出的，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他们的阅读并不差，但他们对于自己念出的东西全然不理解，是阅读理解的“文盲”。很显然，要做到理解得力，除了需要足够的词汇、词义，更重要的、而且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是要对所读的东西有充分的知识和了解。

这就是说，作者在文字中表达的意思，是需要读者用自己的知识去补充的。请看一个例子：“他（足球运动员）的腿伤好了，但是主教练还是没有让他上场参加联赛”。这里，作者省略了至少3层意思：腿伤好了需要稳定一段时间；上场比赛前需要和队友合练；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伤愈复出很容易再度受伤。如果你不了解足球比赛，你可以读懂句子，但可能不理解主教练为什么不让他上场。

背景知识也十分重要。例如：“刘备率关羽、张飞攻入西川（四川）建立了蜀汉王朝”。这句比较一目了然，不需要补充附加的知识，但是，这句句子其实是个“伪命题”，对《三国演义》的故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关羽当时驻守在荆州，并没有随刘备入川。

你可能会说，作者为什么不写出足球比赛的具体情况，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呢？很显然，如果具体细节写得过多，文章就会冗长而累赘，有足球知识的读者肯定会抱怨——所以，作者在写作时其实是下了个“赌注”：假定读者应该具有额外的知识。

有人做过测试学生知识面的试验，问高中生有关自然科学、历史、地理、艺术、文学、体育等范围广泛的问题，结果，胜出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在阅读理解测试中胜出的学生。显然，知识面广和阅读理解好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结论或可以给中、小学教师很大的启示——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不能单单靠教会学生识字，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要给学生以信息量、知识面丰富的教材；期末考试阅读，应当密切结合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如果考题是随机的，那么，评分的加权就应放在学生掌握的课外知识方面。不要去责怪网络、智能手机，要责怪我们自己对于扩大知识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炎热夏日，好多人会携亲友奔赴诗和远方的旅途，去收集心中向往的某一处美景。我想，除此之外，如果能携着夏日的阳光与“上海书展”有约相遇，或许你会发现这也是一处美得深邃而又让自己能与过往、未来相融和对话的远方。

认识“书”这个字，是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而慢慢理解这个字，却是在我生命成长的每一个岁月中。很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讲书中很久远的故事，后来用外公给的零用钱去旧书摊淘《三国演义》《水浒》等小人书看；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在复兴公园，父亲把我领到朋友、商务印书馆前辈黄警顽面前，请黄老教我学古文。受黄老的教导和影响，我后来喜欢上了古诗词，经常去福州路买与唐宋诗词相关的书。似乎与“书”有缘，1982年夏从财校毕业被分配到银行工作，单位对面及附近绍兴路上有多家出版社和书店，让我能经常在出版社老洋房的藏书仓库里见识好多古今中外的书；1990年代末，我与团队参与了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银企合作项目，以后又多次与团队一起参与了上海书展期间的银企合作工作……“书”，伴

我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庾信《哀江南赋》

人说孟姜女哭倒长城，真是无稽之谈。长城是自己哭倒的。我沿着枯黄的山径往上爬，长城抓紧山脊，一顿一挫地前行。忽高忽低的残墙，仿佛是一阕楚歌，一首哽咽的埙曲。每当悲从心生，那墙便晃一晃，哗啦啦下一截。有时候，它低得几乎沉入土中；有时候，又仿佛攒够了力量，抖一抖精神，腾身跃上陡峭的崖壁；每当它必须改变方向的时候，便耸起一座烽火台，如笔锋转折处凸起的棱角……

我起初摸着城墙根前行，接着爬上了它的脊背，随着它游向悬崖之巅。眼看岩石越来越险峻，道路越来越曲折狭窄，它不断变换方向，转身却渐趋艰难，它将何去何从？

它停下了。

我站在城墙的尽头，前方山势骤降，已是无路可行。约莫三百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从枯枝顶上露出一座孤立的烽火台。长城到那里便止步了罢？小山头下是深谷，深谷的对面，横亘着一排拔地冲天的山岭，像一道巨大的屏风挡住了我的视线。西倾的日光像一个大画师，斜睨着眼，寥寥数笔，在上面刷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画面。

可是，其中一条陡峭的山脊背上，只见两条平行的细线向更高处延伸。那是什么？就是它！在巨大的山体上，长城显得如此瘦弱，犹如一缕早春的藤蔓。然而它坚定地攀援而上，它仍然要翻越这道屏障。

我的脚步既已知难而止，我的目光也终于望尘莫及。

归途中，我恍惚间走迷了路。城墙根下的小径已到尽头，一座庞大的敌楼拦在面前。我想绕过

了一个多小时翻阅一本本厚厚的旅行攻略书；到现场为有妹妹的画作入选其中的一本画册首发助兴；一位二十多年未见的好友回国相聚，我邀请他来到了书展一个一个场馆逛，直到晚上闭馆时离开。近几年来，上海的各类读书会、线下线上的阅读平台、实体书店等的群起已成为常态，而创新、包容、大气的人文品质又使上海书展这个作为每年集中阅读活动最大的集聚地成为了一个百花盛放的美丽坐标……

茨威格说：“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十五年来，上海书展向看“喜欢的书”和喜欢“读好的书”的人们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美丽世界和开辟了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宁静小路。

上海书展，始终不断地用她的真诚、用心、精致和美好愿景与每一个向往远方的人相约、相遇在美的时刻……

我与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

残关

邵南

人！

她呢，一脸白日见鬼的惶恐。

我们擦肩而过，各自延续自己的旅途。走了几步，我转身看一看她，适逢她也从门洞外疑惧地回头瞟了一眼——我在黑暗中，她一定瞧不见我。

穿过敌楼，重又光明一片。城墙一浪一浪向山脚倾泻而下。湛蓝的天，灰蒙蒙的枯枝，灰黄的泥土，灰黄的城砖。我时而想，那个胡人，不知是会沉入这曲悲歌，还是会赶在日暮途远之前，回头是岸……又时而想，绵亘无际的长城，也不必将要经历怎样的崇山峻岭，抑或沃土平川……然而，这一切纷飞的杂念仿佛都被那座敌楼挡在身后，好似一群乌合之众，呼声愈来愈纷乱，微弱，终于涣散。我唯有沉浸在这冷酷而刺目的天光里，这严厉而惊心的残墙间，倾听这一曲静默却又尖厉的古调：且看这些残关，已经到处抛下石泪，这儿一堆，那儿一摊。

走进遵义市务川县龙潭古寨，我国仡佬族文化保存较好的村寨，临水龙潭，三面环山，寨内石板铺路，古巷相连，曲径幽深，古朴迷人。广场上，一座申祐纪念铜像，高高耸立，目光炯炯，凝视远方，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他“忠孝义”三全的难忘故事，令人肃立而思，被誉为“身行忠孝义，心存家国友”的忠孝本色和人伦典范。

申祐，公元1425年生于明朝思南府务川大灰坝（今务川县大坪镇龙潭村），字天锡，仡佬族人，明英宗正统五年举人，正统十年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公元1449年，殉难于“土木堡之变”。早在申祐年幼时，有一

次，父亲带他出入田野山林，放牛砍柴，飞来横祸，一只黄斑猛虎扑来，叼起父亲就跑，千钧一发之际，身旁割草的申祐，初生牛犊不惧虎，弯不顾身，手疾眼快，弯身捡起一根树枝，使足全身吃奶的力气朝老虎击去，张牙舞爪的老虎受此惊吓，放下他父亲，便逃之夭夭，父亲化险为夷。这“虎口救父”的事迹，“震惊乡里，孝扬六邑，声蜚一邦”，赞美他孝义至善的心灵。

公元1442年，申祐年仅十七岁，他的老师李时勉，因受奸臣王振陷害，银铛入狱，将面临刑害，申祐东奔西走，倡议六馆书生，为老师讨回公道，然而，十分同情老师的书生们，却惧怕王振势力，敢怒不敢言，也不敢随同前往，唯独申祐义无反顾，仗义执言，更不怕直言贾祸，为老师击鼓鸣冤，并跪地不起，愿以身代老师领罪。众目昭彰之下，惊动了朝廷，英宗皇帝也被这位未满十八岁的举人，“慷慨激昂”的大

义举止所感动，亲自察实情，下旨释放了李时勉，还官复原职。申祐的义举传遍京城，演绎他侠肝义胆的壮举。

申祐从小勤奋好学，才华出众，21岁时，以优异成绩名列殿试三甲四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正统十四年，别有用心的宦官王振怂恿皇帝，

亲征瓦剌，申祐以明御史执鞭随镫。岂料，王振军政专断，行军路线屡变，将士疲惫不堪，不战已溃不成军，当行至河北省怀来县西部土木堡时，明军被瓦剌军重重包围，危机四伏，惊险万分，申祐毅然舍生忘死，以金蝉脱壳之计，赴汤蹈火，他清旨装扮成英宗皇帝，换上龙袍，乘上龙辇，夺路逃跑，一下

子，吸引大批改军的视线，追赶和围剿，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4岁，体现他一门忠烈的绝唱。

如今，申祐的家乡，正建设美丽的特色小镇，仡佬族人民也不忘申祐，建铜像，原貌恢复“申公祐祠”，展现他生活近十七年的故居，三合院建筑，留存学习桌椅、桐油灯、火盒、用过的文房四宝等遗物，唤起了人们对家国情怀和传统之美的共鸣。各地瞻仰者慕名而来，品读正殿两旁的楹联，“一品人忠臣孝子，二桩事耕田读书”，正是对申祐一生忠、孝、义的概括，同时，也是申氏族人的家训。

今夏，“安比”台风从崇明岛的陈家镇登陆，一路呼风唤雨。那天我从古镇金泽回来，到上海的时候雨停了，如墙似的阵风还在刮着，空气从未如此纯净。被洗刷过的魔都更显伟岸峻拔，此刻我的心情也是愉悦的。

回到家里，手机响了。电话的那一端是我多年的同事葛钟琦，告诉我他的女儿葛钟琦最近要出版一本小说剧本专辑《爱，童话》，要我作为书序。书稿已经快递在路上，不由你推辞，事情就这样定了。小说剧本我素无研究，如何评说，心情不由得又沉了起来。

记得2016年6月19日下午，我去新锦江大酒店白玉兰厅参加过葛钟琦新书朗诵会。那天作家叶辛、诗人赵丽宏、金牌编剧王丽萍等都来了。翻着手中近十万字的散文集《爱，如此》，听着葛钟琦一抹心痕的演讲，不禁为她沉稳浓郁的才情所感动。人成长得真快！在我的印象中，葛钟琦就是一个娇弱的女孩子，腼腆而机灵的少女，总是乐呵呵的，享受着父母慈爱的滋润。我当时就心生疑惑，这样的女孩将来能自立吗？

长者对幼者的疑虑实际上就是一种代沟。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追求往往是常人始料未及的。葛钟琦有她的梦想和人生规划。她先后去上海戏剧学院、上海电影艺术学院深造，之后参演了多部话剧、情景剧、电视剧。演员、主持人、作家，她一步步地在接近人生坐标。刚过而立之年，一部专集接一部专集地推出，这需要多大的付出。在《爱，童话》的专集中，葛钟琦用清纯的文笔铺陈青春的心路，直抒胸臆，情怀激荡：有梦想、有追求、有感恩、有彻悟。笔下常有利落的自白，深沉的警言，刚柔相济的情怀，洒脱不羁的爱憎，正因如此，文笔自然也流畅许多，无矫揉造作之嫌，更无平庸刻意之匠气。

和前一本散文集不同，这本以小说和剧本为主的专集，显现了葛钟琦生活的沉淀和思维的成熟。而立之年，思想的碎片，通过组接和整合，已经形成了一幅幅完整的画面。读懂了人生的悲欢离合，看透了世间的功名成败，葛钟琦在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中，描写了人物的复杂心理。旧式文人笔下的缠绵，现代女性的明快和决绝，在她笔下通过内心独白，信手拈来又颇具张力。大时代的背景，个性化的语言，人物的命运轨迹，都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在小说《找到你……》中，葛钟琦大胆布局，在大跨度的时空转换中交待人物的过往、性格成因，从而达到拷问人生的效果，使读者听到了对人性复苏的呼唤，对爱的向往与追求。正如她在另一篇《编演心声》中所引用的道白：“有些情，会随时间慢慢消逝，有些回忆，会因光阴渐渐沉淀，而有些人，就如落入大海的一根针，会伴着岁月隐隐作痛……”

葛钟琦的创作，立足大时代，坚持从身边的小社会入手，从熟悉的职场、家庭、情侣、学校生活挖掘开去，伤感中见得乐观，挫败中不失追求，混沌中不失定力，向人们传递了一种正能量。同时也要看到因为年轻，生活阅历有限，取材仍有局限，但我们无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丰富，题材的广泛性和人物的多样性，一定会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只要不放弃。

（本文为葛钟琦《爱，童话》的序言）

序跋精粹

松鼠（中国画）江彦

松鼠（中国画）江彦